

乐活人生

凤梨饭



Ruby

又到了吃凤梨的时节。近日网购了一箱海南金钻凤梨。个头不大,切一个吃吃,三分之二做凤梨饭,三分之一当饭后水果。

做凤梨饭没有任何技术含量,新手也完全可以。先切开凤梨,挖走肉,将壳当碗。再准备些五颜六色的食材,增强视觉效果。我准备的是红的胡萝卜丁、绿的豌豆、黄的玉米粒,还有虾肉、午餐肉、西红柿、鸡蛋等等,混合着一起炒,再加入凤梨丁和隔夜冷饭同炒。炒好盛入凤梨壳,装在好看的餐盘中,一客色香味及营养俱全的凤梨饭就大功告成了。

吃凤梨饭时,想起邓紫棋翻唱过 Beyond 的一首《喜欢你》,被网友笑称为“黑凤梨”。“黑凤梨”是粤语“喜欢你”的谐音。那天我吃凤梨饭时,就应景地打开音响,将“黑凤梨”当作了用餐背景音乐。



敞开



李爱婷

昨天下午,雨后闷热,已经开到“怒放”的粉白色康乃馨们吸引来了一朵黄黑色小雾——史铁生形容蜜蜂是“雾”。

它幸福地冲向了康乃馨的花芯,开始了繁忙的工作,吸了这朵钻进那朵。原因有两点:一、对准康乃馨的那扇窗被我开了个大缝;二、雨天,空气潮湿,这对有翅膀的小昆虫非常不利,打湿了翅膀,飞行受阻,容易被天敌袭击或者栽落而毙,室内相对温暖干燥些。也就是说,如果够“敞”,那你将是个磁场,成为弱小生物的临时避难所。



“十姐妹”

腰文鸟,南通地区的留鸟,常见,喜欢结群活动,所以俗称“十姐妹”。我拍摄此图后,吟诗一首:“白腰文鸟喜结群,春聚濠滨桃花林;民间俗称十姐妹,赞颂小雀重友情。”贾涛根摄

读书如赏花

不过,即使你喜欢读名著,读高雅的作品,也千万不能因为眼前没有名著、“雅书”、“阳春白雪”,便什么书都不读了。要知道,开卷有益,有许多“下里巴人”的普及性读物是可以雅俗共赏的。

赏花也是这样,名花,“雅人”爱看,“俗人”也爱看;“下里巴人”式的常见花,“俗人”爱看,“雅人”也能从中陶冶情趣,愉悦心灵,宋人王禹偁诗曰:“忆昔西都看牡丹,稍无颜色便心阑。而今寂寞山城里,鼓子花(一种野花)开也喜欢。”

三
读书人逛街,往往不去商场、菜场,但见了书店、图书馆,一定要进去逛一逛的。赏花人也是这样。唐人白居易诗曰:“遥见人家花便入,不论贵贱与亲疏。”

温暖的花伞

公室了,这点雨没事的,谢谢你。”小女孩眨了眨清澈的大眼睛,点了点头。我快步走上台阶,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办公室门口,回头一看,小女孩还站在原地。我和她挥了挥手,她才转身离去。这一美好的插曲让上了一天课的我不再感到疲惫,心情也灿烂起来了。

我教的是六年级的数学课,同时兼任一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课,而这个小女孩就是一年级的学生。我

四

有时,身边好书太多,便叮嘱友人,不要把这么多好书一下子全都抱来了,怎么看得完呢?

赏花人有时也遇到这种情形。宋人陆放翁(即陆游)便渴望一种“分身术”,他在诗中写道:“何方化作身千亿,一树梅花一放翁”(《梅花绝句》)。当然,只有孙悟空才有这样的本事,拔一根毫毛,就可化作千万个小猴子,全都去观赏梅花。唐人韩愈则只好乞求,花儿呀,你慢些长——“源上花初发,公应日日来。丁宁红与紫,慎莫一时开”(《桃源》)。

五

活到老,学到老。所以,读书人说: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。”赏花人则说:“花堪折时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”(唐·杜秋娘《金缕衣》)。

刚才送六年级学生出校门时,小女孩在等家长来接。

没想到送完学生,雨下得大了些,懂事的小女孩居然追上来给我撑伞,我的心变得暖暖的,深深地感受着来自孩子最纯真的爱意。作为老师,总是被学生们爱着,感动着,经常体会着作为教育人的幸福感,于是更加无悔地付出。

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东西,而是意料之外的温暖和出其不意的惊喜。



刘桂云

一
把读书比作赏花,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

读书不一定只读名著,有些新手之作,披沙拣金,也能读出滋味来的。

赏花也是这样,牡丹、荷花等名花自然惹人喜爱,不过,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花、野花也颇值一观。唐人钱起《山花》诗曰:“山花照坞复烧溪,树树枝枝尽可迷……别有妖妍胜桃李,攀来折去亦成蹊。”“山花”就是一种名不见经传的小花、野花。

二
很多人喜欢读高层次的书,“宁吃鲜桃一口,不吃烂杏一筐”。



美丽的坚持

毛毛雨下得有点急,我正加快脚步,蓦然发现一把粉色的伞遮在了我的头上。我停下脚步转身一看,一个矮矮的小女孩正在我身后吃力地举着伞,脚尖都踮了起来。我俯下身,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孩子的头说:“老师马上到办

生活百味

采茶人



我不会用手机

在茶场,一年一度的采茶旺季如期而至,做茶的朋友迎来了她的老朋友:已经在茶场采了十几年茶的女工们。她们普遍来自中原农村,每个人都戴着遮阳帽,腰间用大号塑料袋或编织袋子扎好,这是为了防止在茶垅间穿行时,自己的衣裳被树杈子刮坏。朋友说,刚来的时候,这些嫂子的孩子刚上初中,她们采茶,是为替孩子攒高中和大学的学费;如今,嫂子们不少都当奶奶啦,她们出来采茶,很积极的想法是“大日头下晒两天,就够给孙儿买一罐上好的奶粉了”。

我在鲜叶过磅处,看到她们蹒跚而至。腰间的竹篓子并不重,但采了一天茶的她们已经累得脚步拖沓,走来时可听到鞋底子重重擦地的声音。趁着排队过秤,很多大嫂都在缓缓旋转僵硬的脖颈,捶打发硬的肩膀。从竹篓里倒出来的鲜叶都是细嫩的芽,每一个芽头不超过一点五厘米长,一斤炒成的茶,至少要用到五万五千个芽头,这些绿色的精灵,这些茶树上微微摇曳的透亮火苗,这些春天的音符,都要靠这一双双粗大的手,从层层叠叠的茶园中采来。



看到我要拍照,领头的大嫂赶紧说:“等我戴上粗线手套,采春茶时,手太不像样了。”这下,我才留意到她的手:茶汁渗透了她的拇指、食指与中指,染乌了她的指甲盖,仿佛为她的大半个手掌“穿”上了乌黑的“手套”。嫂子们笑着说:板刷都洗不干净,只好随它去。要等整个采茶季落幕,再过一个月,手才会基本恢复原来的模样。

不知道她们的儿媳妇会不会留意到这一双双面目全非的手,而对之心生怜惜?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右图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